

岁月 回响

红花

● 2025级财务管理1班 刘楷珩

不记得曾经在哪本书中看过一句话，书中说：“人生是由无数个瞬间组成的。”我也不记得当时书中是如何解释的。但每当我手中又拿到那小小一捆用彩线扎起的树枝时，这段话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久久难以忘却。

我的家乡是粤东地区的一座小城，是一个被戏称为“省尾国角”，却又富有特色的小地方。小时候，家乡在我印象里很小很小，小得不过是由三个地点围成的一个圆：除了我家、学校，最后一个就是爷爷家。家乡的事也很少，除了日常生活与节日祭祀外，最有趣的事，便是在周末饭点时，去别人家接喝茶的爷爷回家吃饭。

每次去接爷爷，我常能在别人家里拿到些老式却于小孩子而言新奇有趣的东西——有时是一盒粉笔，有时是那种已很难见到的“铁皮青蛙”玩具，有时也可能是两三个小小的铁陀螺。去接爷爷要走的路不远，一般而言，走过那棵枝叶稀疏的石榴树，路过一两个祠堂，再钻进祠堂边的一个小门，便能看到在天井旁坐着与另一位老人喝茶聊天的爷爷。这时，只要叫一声爷爷，再拉起他的手，他便知道是吃饭的时间到了。于是他会告别其他老人，一只手摸索着拿起一旁的伞，另一只手则伸出手指由我牵起，一同回家。

回家的路程总是显得很长，不是因为路有什么变化，仅仅因为爷爷是一位眼盲的老人，而我却是一个欢喜蹦跳的孩子。他走得四平八稳，总在一条线上。我便询问各种问题，以压抑住孩子好动的天性。还好，爷爷是个知识面很广的人，无论我问什么，他总能给出答案。只是……有时，当

我想起一些问题时，爷爷也会沉默。

印象最深的，是有一次路过石榴树时，我一时好奇，问爷爷在他以前看得见的时候，记忆最深的东西是什么。老人停下脚步，将头转向树的方向，许久才指着石榴树稀疏的枝，说道：“是红花啊。”“红花吗？就是过节啊。”我的脑中浮现起用彩绳扎着石榴枝制成的红花，那是过节时用来保佑平安的。我没有多想，继续拉着爷爷向前走，只是不知为何，那天一向步伐平稳的老人，脚步却好像蹒跚起来。

再长大些，家乡不知不觉就变大了，变成了一江、一山、两桥。家乡的事也多了起来，一年两次的旅游，十里八乡春节特色各异的“闹热”锣鼓，一切皆是新奇。而以往只在节日出现的红花，却变得常见起来。每当外出游历，奶奶总会将红花装在印着“一帆风顺”的塑料红包里，让它成为我“开拓版图的利器”，陪我游山玩水，看潮头浪花，见家乡古迹。那时，探索是生活最大的主题。我很少能清晰记起去过的地方，但这段带着模糊色彩的记忆，却构成了我对家乡印象的底色。

上了初中后，家乡又变得小而单调起来。那个需要我带路的老人走了，那些尚未被开拓的“版图”也没时间去开拓了。节假日虽还过，却不再对传统感兴趣。那时，生活开始被学习主导，每天不过桥东桥西两头跑，去时，日头从身后升起，回来时，黄昏恰好消失在身后。我也很少再从奶奶那拿到红花，不过是身上常带一支保佑平安，考试时再另拿一支好成绩——这差不多就

是当时红花所有的意义。

当然，人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时，总会想些方法来对抗无趣。看小说，便是我的方法。每一天的学习结束，我总会拿起一本书，借着床头昏黄的灯光，看看书中不同背景、时代、世界的角色们的故事，借他们的眼，看我不曾想象过的风景，以他们或悲壮、或奋斗、或精彩的人生，以此来对抗自己生活的无趣。看书时，我喜欢将红花夹在书的中间，不仅因为它可以作为书签，也因为我希望自己也能参与进这些故事之中。红花，便成了我面对乏味生活时的一点慰藉。

待到高中，升学的压力增加，生活由无趣变得麻木。寄宿夺去了我以家庭温暖缓解疲惫的机会，而越来越长的学习时间，更压缩了小说在生活中的比例。每日都处于半眠半醒的劳累中。在这段奋斗与疲惫交织的日子里，红花出现得格外少。只是在某几个空闲的黄昏，我与或相熟或陌生的同学，站在教学楼平台上吹吹晚风的时候，我才会想起看它，把弄把弄彩线，放下压力，或回忆过去，或思考未来。这时候的红花，是对压力的释放。

而今，当我走出那座熟悉的城，求学于这陌生的地方，一切都新奇却又令人惶恐。于是在某几个异乡难眠的夜晚，我便拿出离家前照例带上的那支红花，一边转着，一边回忆与家乡、与红花相关的画面，耳边仿佛听到爷爷的声音念道：“人生是由无数个瞬间组成的。”我想，“我的瞬间必然是有‘红花’的，不论是过去，或是未来。”我在心中，替爷爷，也替自己，补充道。



● 2024级视觉传达设计1班 毋小霞

财子 心声

南粤三水，我的第二故乡

● 2025级德语1班 林周阳

当我裹着卫衣从山东出发时，济南的梧桐叶落了一地，踩上去沙沙响，满是秋天的味道。而三水的风完全不一样，是从云东海湿地吹过来的，带着花香和湖水的湿气，吹在身上暖暖的。这里九月的风比老家十月的桂花香还温柔一些。这就是广财佛山校区给我的第一份见面礼——在北江边的广阔校园里，我成了一个被草木和湖光陪伴着的异乡人。

山东的风是“硬朗”的，春天裹着河岸的沙子往衣领里钻，凉飕飕的。冬天更狠，卷着渤海湾的雾气，窗玻璃上都能结出冰花。但三水的风特别软，绕着图书馆的红墙慢慢飘，蹭过路边的紫薇树，又裹挟着沁湖的水汽，吹在脸上轻轻的，就像图书馆旁黑天鹅划水的尾羽，力道轻轻的，很柔和。

刚到校区那阵子，我总爱在西门的香樟树下发呆，想家。那些树的树干粗粗的，看着挺“硬朗”，没想到枝丫间挂着细碎的小黄花，后来才知道那叫黄槐决明。就像三水的性子，明明挨着浩浩荡荡的北江，日子却过得慢悠悠的。

在山东，清晨的早餐，油条的香味飘满老巷子，配着一碗豆腐脑。到了三水，每天早上是被三水的杀猪粉香味叫醒的。米白色的汤里飘着辣椒油，喝一口浑身暖乎乎的。山东的早餐往往很实

在——煎饼卷馃子要裹满脆饼和酱，或是枣庄的煎饼卷满青菜，再配上一碗白粥，这才叫满足。但三水的肠粉软软糯糯的，涂上酱油更是让人“如沐春风”。

最舒服的是黄昏。站在图书馆顶层教室旁的观景台上，能看见云东海的晚霞把天染成粉粉的，铺在沁湖水面上，比济南大明湖的残荷看着更亮眼。有时候我会在这待很久，看着树叶把影子投在地上，拓新楼的灯光从叶缝里漏出来，混着风雨球场传来的羽毛球拍声。晚上的校园就变得暖暖的，让人不想走。

山东的春天是“闷”出来的，麦子从冻土里冒出来，绿油油的，带着股倔强劲。但三水的草木好像不用这么费力，湿地里到处都是生机。我在校园的墙角见过一株长春花，居然从水泥缝里钻出来。我被这朵小花顽强的生命力所震撼——生长在垃圾站旁、水泥墙缝中，却能绽放得如此惊艳，开着粉紫色的小花。后来才知道那叫“萌蘖”，这里的植物好像在哪都能找到生长的地方。它们不像老家的白杨，一门心思往天上长，而是在石缝、墙隙里慢慢扎根。就连图书馆旁边的鸭子，都一点不怕人，摇着尾巴从人脚边悠悠地走过，不像黄河滩上的水鸟，见人就扑棱棱地飞远。

在三水待久了，变化也悄悄发生。我把卫衣换成了常年穿的短袖，说话时偶尔会冒出一句刚学会的“唔该”。自习室外的椅子上经常有人坐着背书，风把书页吹得哗啦啦响；图书馆前办晚会的时候，灯光照在墙上，影子忽明忽暗，热闹又温馨。我这个北方来的“外乡人”，也慢慢融入了这份热闹里。

现在再想老家，冬天的雪好像没那么清晰了，反而经常想起三水的雨，打在图书馆墙上，滴答滴答的。我慢慢懂了，山东的“硬”是刻在骨子里的敦实，三水的“软”是浸在水汽里的温柔。这两种感觉就像拓新楼和厚德楼遥遥相对，像沁湖的黑天鹅与白鹭和平相处。

客居就是这样，两处的风景，最后都变成了心里的一部分。此刻我坐在图书馆自习室的窗边写字，窗外常绿阔叶林的叶子落了一地，而老家的梧桐树，应该又铺满了金黄的叶子，等着我回去踩那沙沙的声响。

三水带给我美丽的风景、沁人心脾的花香和抓住我味蕾的美食，它们早已变成了新的“归属感”。一半是归途的牵挂，一半是此岸的温暖。原来成长从不是告别旧乡，而是让两处的风景，都成了心底最踏实的念想。

人在 旅途

诗与远方

● 2023级汉语言文学(商务文秘)1班 陆曼欣

背上书包，只身一人踏上列车。山，山，还是山，一重又一重的山。山洞，山洞，还是山洞，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，明明暗暗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山，层层叠叠，云雾缭绕其间。从小生活在滨海城市，出门会经过很多桥，很多河，水面宽阔，上面有各式的大船在航行，水面的平静被大船打破，一圈一圈的涟漪跟在大船后面，蔓延很远，像船的尾巴。我对山感到好奇，把头靠在窗边——我想离山更近一点。我尝试能不能在快速掠过的山间发现一些可爱的小动物。

困意袭来，慢慢地，我闭上了眼睛。醒来时刚好到达目的地。下车，迎面而来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。他们似乎都很急，都有明确要去的地方，计划要做的事情。提着公文包的，拉着行李箱的，拖着小推车的，走路也拿着电话说个不停……我随着人流走出了车站。

到了车站口，人群一下子散开，行色匆匆，各奔东西。我一点也不着急。我没有目的地。在做了这么多次旅游攻略，打卡一个又一个地点，每天暴走两万步后，我开始对这种旅游方式感到厌倦。我只想短暂地离开一直生活的地方，找个地方散散心。

站口有很多公交车，我挑了一辆上车，坐到最后排靠窗的位置。车走走停停，每到一站点，会有乘客下车，也会有新的乘客上来。这个时间点，坐车的大多是拎着篮子出来买菜的婆婆，还有穿着校服的学生。

视线转向窗外。窗外每一分每一秒的景色都不同。路过一个百货市场，路过一所小学，路过一个大型商超，路过一个河畔公园。不管路过哪里，都有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场景里，过着不同的生活。公交车的窗户是观察一个城市最好的取景器。

车子一路晃悠悠，终于到了终点站。终点站是一处老茶庄。茶庄静悄悄的，藏在几棵老榕树后面，白墙灰瓦，木门虚掩。轻轻走进去，院子里晒着几席茶叶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，白墙泛起一层青绿的波纹，透出淡淡的草木香。

茶庄里连着一个小小的陈列馆，展柜里摆着不同年份的茶饼和各式茶具，墙上挂着采茶、制茶的照片。再往里走，是几间安静的茶室，偶尔传来水沸的轻响。廊下晾着几张染蓝的布，风吹过，布角轻轻扬起，又缓缓落下，像呼吸一样轻柔。

屋内有人在演示茶艺。竹席上坐着几位老人，安静地捧着茶杯，时而低头细品，时而望向窗外——那里，午后的光影像水一样漫过院墙，爬上旧瓦，最后无声坠落。廊檐下的影子越来越长，越来越淡，光影绰绰之间，茶盏与茶客，相对无言，却映照出茶庄在岁月流转中无数个同样的午后。千年茶文化的光阴羁绊，似乎就在此流转。

返程时已是傍晚，晚风轻轻拂过我的脸。一天下来好像什么也没干，但我感到愉悦——在这样一个离家几百公里的小城里。这里没有人认识我，没有人探究我的行为。我可以坐一整天的公交车，

诗情 飞扬

时光轻吟

● 2024级会计学(国际会计 ACCA)1班 苏早慧

时间一点一点爬过沟壑，
在蛛网的细纹，在干涸的香椿。
一季又一季，一日又一月。
梅雨季的水不讲道理，
流过上翘的屋檐，流下湿润的瓦片。
一寒又一暑，一停又一处。
绿苔轻轻地闭上眼，浮尘飘来厚朴的影。
风在跟谁窃窃私语，云在跟谁低声耳语。
树静聆，蝉轻鸣，芳未凋，花未谢。
拂过木质的刻痕，摩挲凹陷的低沉。
不开的门，却闪烁着光的棱。
时间一点一点抚平沟壑，
在悄悄地流淌，在缓缓地吟唱。
时间会说，此刻也轻盈和。

听一下午水沸茶暖的轻响，看院墙上茶树的斑驳树影……我可以做一切事情而不需要任何理由，不需要和任何人解释。

《瓦尔登湖》里提到，人只有在举目无亲的远方，才能够真诚地活着。我感到自由，在这样一个离家几百公里的小城里。最后，我又踏上回家的列车。



● 2024级网络与新媒体(全媒体实验班)1班 杨海桐